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八十四回 引蟾仙師露本相 阿丹小國抗天兵

詩曰： 作曲是佳人，製名由巧匠。

鶻弦時莫並，鳳管還相向。

隨歌唱更發，逐舞聲彌亮。

婉轉度雲籠，逶迤出蕙帳。

長隨畫堂裡，承恩無所讓。

卻說國師老爺接著笛兒在手裡，點兩點頭，說道：「我認得了。」元帥道：「認得是哪裡來的？」國師道：「且從容告訴你。待等仙師出來，貧僧親眼見他見兒，一總才實。」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引蟾仙師騎了一匹青牛，跨了兩口雙刀，聲聲叫道，是哪個又偷了我的鐵笛，是哪個又串拐了我的地裡鬼。在那裡恨上恨下，咬牙切齒，好不厲害也！」國師道：「待貧僧出去看他看兒。」國師站在船頭上看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這畜生在這裡這等維持，全然迷失了真性！」眾人只說國師老爺罵那仙師坐下的青牛，哪曉得說的就是那個仙師。國師說道：「你們都站著，我去就來。」

國師輕移幾步，只見白雲慘慘的圍住了國師，一會兒就不看見在哪裡去了。去到了敵樓之下，把個圓帽旋一旋，除將下來，頭頂上就透出一道金光。金光裡面就現出了佛爺爺的丈六紫金身，左有阿難，右有釋伽，前有青獅白象，後有韋馱天尊。佛爺喝聲道：「畜生！你在這裡做甚麼？」引蟾仙師聽見說「畜生」兩個字，心下就虛，抬起頭來，猛空的是個佛爺爺在上，心裡吃好一大驚，想說道：「怪得這些寶船來下西洋，撫夷取寶，原來是我佛爺爺在上面。」未及開口答應，佛爺爺又叫聲：「利名星何在？」只見一聲響，掉下一個牧童來，一手一條鞭，喝聲：「哪裡走！」恰好的青牛背上，馱的也是一條牛，只是顏色是個純白的。一個牧童騎著一隻白牛，騰空而起，只剩得一條青牛在這裡，沒發落處。

國師收了金光，雲收霧卷，又在船頭上。二位元帥說道：「敢問國師老爺，這是一段甚麼緣故？」國師道：「這個話盡長哩！」天師道：「難得國師這等妙用，也要請教一番。」國師道：「當原先佛母懷了佛爺爺在身上，未及生育之時，歸寧母家。過婆羅山上，行了幾里，只見一個牧童騎著一隻白牛，吹著一管鐵笛。佛母聽見他吹得腔調不凡，心上有些駭異。漸漸的牧童兒騎著白牛，抹身而過，佛母接過他的鐵笛來一看，原來是個沒孔的笛兒。佛母說道：『娃娃，你這個笛兒又是鐵的，又是沒孔的，怎麼吹得這等響哩？』牧童道：『我母母，你有所不知，短笛橫牛背，各人傳授不同。』佛母道：『假如我們也吹得響麼？』牧童笑一笑兒，說道：『我母母，你吹得響時，你就是個治世老母，我就把這管鐵笛和這只白牛，都送了你罷。』佛母拿起來吹上一聲，聲音響亮；吹上幾聲，幾聲按律。牧童跳下牛來，磕兩個頭，連鐵笛連白牛，都送與佛母，牧童騰空而去。佛母得了白牛不至緊，生下佛爺爺來沒有乳，就把這個白牛乳養大了佛爺爺。故此傳到至今，世上吃齋的吃乳餅，就是這個緣故。」元帥道：「似此之時，這條白牛的功德不小。」國師道：「白牛豈是等閒！按天上的乾路星。那牧童兒又是個等閒的！按天上的利名星。只有利名星牽得乾路星動。後來白牛歸了佛道，這如今睡在佛爺爺蓮臺之下。牧童脫了凡骨，快活天堂之上。只有牧童兒牽得這個白牛動。」元帥道：「適來牧童兒騎著白牛上天去，可就是這兩個麼？」國師道：「引蟾仙師就是蓮臺之下的白牛，思凡住世，托為仙師。那管鐵笛，就是佛母吹得響的鐵笛。故此貧僧一見鐵笛，就曉得他的來歷；一見仙師，就認得他是個白牛。」元帥道：「牧童兒是哪裡來的？」國師道：「是貧僧叫他下來，收服這個白牛上去。」元帥道：「鐵笛何不還他去罷。」國師道：「牧童兒手裡拿的鞭，就是那管鐵笛。」元帥道：「他怎麼得去？」國師道：「是貧僧與他去的。」天師道：「佛爺妙用，功德無量。」老爺道：「早知燈是火，飯熟幾多時。不去拜請國師，空費了這許多手腳。」

王爺道：「我學生初到山下，意思要捉住百里雁。我寫在石板上，說道：『雁飛不到處，人被利名牽。』怎麼今日牧童果是個利名牽，仙師又是牧童收去？偶爾中耳如此。」當有地裡鬼聽見王爺講話，跪上前來，說道：「前日仙師看見王爺題這兩句詩，心中悶悶不快，原來也是這等一個緣故。」天師道：「即此一事，可見得天下的事，都非偶然。」

老爺道：「還有那條青牛，不知是個甚麼出處？」國師道：「叫來我問它。」即時叫過青牛來。國師道：「你是個牛麼？」青牛道：「小的是戴嵩畫的青牛，修行這幾百年，纔略有些意思，就被那位仙師老爺騎將來，左要變化，右要飛騰，吃他許多虧苦。哪裡曉得他是條白牛！」天師道：「你可脫化麼？」青牛道：「還是個牛，不曾脫化。」國師道：「你牛有□牛輪回，到了雙泯，自然脫化。」青牛道：「千載難逢，望乞佛爺爺指教！」國師道：「初然是個未牧，未經童兒牧養之時，渾身上是玄色：

生犛頭角怒咆哮，奔走溪山路轉遙。

一片黑雲橫谷口，誰知步步犯嘉苗。

第二就是初調，初穿鼻之時，鼻上才有些白色：

我有芒繩驚鼻穿，一回奔競痛加鞭。

從來劣性難調治，猶得山童盡力牽。

第三是受制，為童兒所制，頭是白的：

漸調漸伏息奔馳，渡水穿雲步步隨。

手把芒繩無少緩，牧童終日自忘疲。

第四是迴首，曉得轉頭之時，連頸脖子都是白色：

日久功深始轉頭，顛狂心力漸調柔。

山童未肯全相許，猶把芒繩且繫留。

第五是馴伏，性漸順習之時，和童兒相親相伴，半身俱變白色：

綠楊蔭下古溪邊，放去收來得自然。

日暮碧雲芳草地，牧童歸去不須牽。

第六是無礙，到了無拘無束的田地，渾身都白得來，只是後臀上一條黑色：

露地安眠意自如，不勞鞭策永無拘。

山童穩坐青松下，一曲昇平樂有餘。

第七到任運，任意運動無不適宜，渾身都變得是白，只有一個尾巴還是本色：

柳岸春波夕照中，淡煙芳草綠茸茸。

饑餐渴飲隨時過，石上山童睡正濃。

第八到相忘，牛與童兒兩下相忘，是不識不知的境界，渾身都是白色，脫化了舊時皮袋子：

白牛常在白雲中，人自無心牛亦同。

月透白雲雲影白，白雲明月任西東。

第九是獨照，不知牛之所在，只剩得一個童兒：

牛兒無處牧童閑，一片孤雲碧嶂間。

拍手高歌明月下，歸來猶有一重關。

第□是雙泯，牛不見人，人不見牛，彼此渾化，了無渣滓：

人牛不見了無蹤，明月光寒萬里空。

若問其中端的意？野花芳草自叢叢。」

說了□牛，國師又問道：「你可曉得麼？」青牛道：「曉得了。」「曉得」兩個字，還不曾說得了，只見青牛身子，猛空間是白。國師道：「你是曉得已自到了相忘的田地。」道猶未了，一聲響，一隻白牛就變做一個白衣童子，朝著老爺禮拜皈依。國師道：「再進一步就是了。」一陣清風，就不見了那個童兒。只見天上一輪月，月白風清，悠悠蕩蕩。天師道：「佛力無力，廣度眾生。這個青牛何幸！得遇老爺超凡入聖。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因風吹火，用力不多。那牧童即是人，牛即是心。雙泯即人心俱渾化，而證於本然之道。阿彌陀佛！心孰不有？有則當修。道孰不具？具則當證。牛且可馴，心豈不可修。心既可修，道豈不可證。不修心，不證道，即牛之不若。阿彌陀佛！」

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諸將統領軍馬，攻破了四門，拿住國王及大小番官番吏，都在帳前，請元帥鈞旨定奪。」元帥道：「無道之君，上逆天命，下虐生民。叫刀斧手過來，一概都砍了他的頭，把這滿城番子都血洗了。」三寶老爺怒髮雷轟，雙眉直豎。王爺也不好勸得。只有國師慈悲為本，說道：「元帥在上，看貧僧薄面，饒了他們罷！」國師比別人不同，凡事多得他的佛力，元帥不好執拗，只得吩咐且住。

國師又叫過那一千人來，吩咐道：「怪不得你們負固不服，本等你們是個白眼無珠，不識好歹。也罷，自今以後，也不許在這裡立國，也不許你們在這裡為王，也不許你們眾人在這裡做甚麼番官番吏。」番王道：「我們若不自為一國，我們這個銀眼，卻人不得那些番子的邦。」國師道：「不立國，自然都是烏眼珠兒，自然入得邦。」佛爺的言語，就是金口玉言。後來銀眼國果真的白眼睛卻都變做了烏珠兒，故此銀眼國不見經傳。

元帥發放那番王番官番吏回去。元帥又查他國中，原有兩個左右頭目，是個知天命的，叫他來受賞。卻都遠去了，無蹤跡可查。一面收營拔寨，一面傳令開船。敘功頒賞，各各有差。船行無事，行了二□多日，藍旗官來報道：「前面又是一個國。」元帥道：「先收船，收船之後，卻差游擊將軍傳上虎頭牌去。」元帥有令，各自收船。剛收得船住，只見一個番官頭上纏著一幅布，身上穿著一件細布長衫，腳下著的是雙靴，走上船來，自稱為總兵官，要見元帥。藍旗官稟明，放他進來參見元帥，行跪拜之禮，元帥道：「你這國叫做甚麼國？」番官道：「小國叫做阿丹國。」元帥道：「你國王叫做甚麼名字？」番官道：「叫做昌吉刺。」元帥道：「大小官員有多少哩？」番官道：「文武兩班，共有五百多員。」元帥道：「軍馬有多少？」番官道：「馬步兵有八千之多。」元帥道：「可有城池麼？」番官道：「枕山襟海，城小而堅。」元帥道：「你國王還是好文？還是好武？」番官道：「樹德懷仁，務農講武。」元帥道：「你此來奉國王之命嗎？」番官道：「人臣無外境之交，豈有不奉王命者！」元帥道：「國王此來，是個甚麼意思？」番官道：「也不過是個送往迎來之常道，苦無他意。」元帥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番官道：「我叫做來摩阿。」元帥道：「你回去拜上你的國王，我們是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，來這裡撫夷取寶。如有我中朝元寶，取將回去；如無，只用一紙降表，此外別無事端。我有一面虎頭牌，是個頭行來歷，你帶去你國王看著，就見明白。倘蒙禮讓相先，明日再會。即拒以兵戈，亦不出三日之外。」來摩阿唯唯而去。

老爺道：「番官此來何意？」王爺道：「來意不善。」老爺道：「怎見得？」王爺道：「既有好意，國王親自會來。國王不來，便以禮來。豈有單差一個官！況兼應對之間，盡覺得便利，其來意可知矣。」老爺道：「只有八千兵，怕他做甚麼。」王爺道：「再差夜不收去打探一番何如？」老爺道：「蕞爾之國，針穿紙過的，要這等細作做甚麼。」王爺道：「先差幾員游擊，假扮番子摸進城去，裡應外合何如？」老爺道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，哪要這等的秘謀奇計。」王爺道：「老公公意下何如？」老爺道：「今日安排筵宴，合家歡樂一番，到明日再處。」王爺道：「這也通得。」到了日西，旗牌官報道：「阿丹國四門緊閉，滿城上一片旌旗，不知是何主意？」老爺道：「各人固守城門，你怎禁得他麼？只是明日之時不能投降，再作道理。」藍旗官散班已畢。

二位元帥即時赴宴，請到天師、國師，各隨葷素，各有鋪設。四個公公各宴各船，各將官各宴各營。酒行數巡，老爺道：「軍中無以為樂，叫帳下勇士們來舞劍為壽。」即時勇士們齊到，分班逐隊，舞一會劍，奉一回酒。舞劍已畢，老爺吩咐軍中有善歌者，名營公舉舉歌為壽。即時善歌放舉到，也是這等分班、逐隊舉一回歌、奉一回酒。老爺道：「軍中有能楚歌麼？」王爺道：「怎叫做楚歌？」老爺道：「昔日漢王圍著項羽在垓下，項羽夜聞楚歌，拔劍起舞，這不是個楚歌？」道猶未了，班中走出一個軍士來，磕了頭，稟說道：「小的和陽衛的軍家，住在烏江渡口橋裡左側，自小兒傳得有個楚歌，不知可中老爺聽麼？」老爺道：「只要喉嚨兒好就是，歌之文字與你無干。」那軍士遂高歌一絕，歌曰：

泰山兮土一丘，滄海兮一葉舟。鱸魚正美好歸也，空戴儒冠學楚囚。

歌罷，老爺道：「這正是楚歌思歸之意，盈然在耳，列位請酒。」酒尚未乾，三寶老爺一時肚腹疼痛，如霍亂吐瀉之狀，告辭眾位，說道：「王老先生作主相陪，二位老師寬坐一會。咱學生陡然間有些賤恙，稟過列位就寢少許，即時奉陪。」國師道：「貧僧告退罷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告退罷。」老爺道：「二位老師若不見愛，咱學生就不敢進去。」天師道：「此時已二鼓矣，夜盡更深，不勞賜坐罷。」老爺道：「咱學生今夜有個通宵之興，王老先生在這裡作主，舞的自舞，舞的奉酒；歌的自歌，歌的奉酒。舞罷繼之以歌，歌罷繼之以舞。循環相生，周而復始。我明日重有賞。我暫時告退，少得安息，即就出來。若出來之時，有一名不在者，軍法從事。」兩邊歌舞的毛髮悚然。又說道：「二位老師若不久坐，是重咱學生之罪。王老先生若不久坐，就是掃咱學生之興。」好三寶老爺，把個言語都收煞得定定兒的，卻才起身。

起身後來，酒未一巡，老爺差人出來，稟說道：「公公多拜上列位老爺，寬坐一會，寬飲一杯，疼痛少止些，即來奉陪。」頃刻間，酒未一巡，老爺又傳令出來，說道：「歌的要歌，舞的要舞，敢有違誤，即時梟首。」頃刻之間，酒未一巡，老爺差人出來，稟王爺道：「公公多多拜上王爺，相陪二位老爺，寬坐一會，飲一杯。疼痛少可些，即來奉陪。」頃刻之間，酒未一巡，老爺又差人出來，稟說道：「公公在裡面肚腹疼痛，霍亂吐瀉，聽見列位老爺肯久坐，聽見列位老爺肯飲酒，即時間就病減一半；若說道不肯久坐，不肯飲酒，即時就添出□分病來。」王爺回覆道：「你去拜上公公，有我在這裡作主，相陪二位老爺。公公放心調理，我們直飲到天亮就是。」王爺又差人去問候三寶老爺，回來說道：「老爺貴恙覺得好些，即刻就要出來。」

老爺雖不在外面，一會兒差人留坐勸酒，一會兒傳令責備歌者、舞者。國師、天師也不好告辭，王爺也只得勉強作主。歌者、舞者嚇得只是抖戰，生怕有些不到處，自取罪戾，豈敢有個懈怠之時，只是這等留坐勸酒，只是這等再歌再舞，不覺就是五更，不覺就已天亮。天師道：「元帥老爺說是有個通宵之興，果真是天亮了。」王爺道：「老爺昨夜不該要個甚麼楚歌。一個楚歌不至緊，肚子裡楚歌了一夜。」道猶未了，藍旗官稟說道：「元帥有命，請列位老爺進城赴宴，賠夜來疏慢之罪。」王爺還不敢信，問道：「元帥這如今還在這裡？」藍旗官道：「元帥老爺昨夜三更時分，已自進了阿丹城。這如今大排筵宴，在阿丹國國王朝堂之上，相請三位老爺。」王爺道：「元帥神機妙算，人所不及。」

即時都進到阿丹國國王堂上相見。老爺道：「夜來失陪，專此謝罪。」天師、國師都說道：「元帥有鬼神不測之機，唾手功成，可賀！」王爺道：「我學生還不得知，只說老元帥不該唱甚麼楚歌，致使肚子裡楚歌一夜。」老爺道：「咱原是個意思，阿丹國有精兵八千，咱要唱個楚歌，用個楚歌吹散八千兵之兆。」王爺道：「今果然也，可謂奇哉！」老爺道：「仗賴餘庇，僅免罪戾耳。」馬公公這一干人不知道個詳細，趕著來問。老爺道：「是個掩襲之計。」馬公公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老爺道：「因國王先差下一個番官通問於我，我就借著這個因頭，也差下一個將官通問於彼。這是個往還之禮，他又何疑？我卻就中使上一個計較，差參將周元泰假扮做辦事官、外面頂冠束帶，裡面披細甲，藏利刀，進朝裡通問番王。又差都司吳成扮做個跟隨小軍，站在朝門上伺候；四門裡藏下四個游擊，教場裡藏下兩個水軍都督、兩個游擊將軍，約炮響為號。周參將相見番王，敘話已畢，臨行之時，一手

抓過番王來。兩邊文武番官上前相救。周參將一手取出刀來，喝聲道：『哇，番王之命懸於我手，你們順我則吉，逆我則凶！』這一聲喝，就是個號頭。朝門上吳都司就是一聲炮響。四門上四個游擊，早已殺了四處把門官，大開城門。我們軍馬一擁而進。教場裡兩個都督，兩個游擊，一齊砍門而入，把四個番總兵官，一個只一條索。及至咱學生進城之時，已經百事停妥，只待咱學生發落。咱學生未敢擅便，請王老先生同來。」馬公公道：「夜半蔡州城，不能如此之周悉。」王爺道：「連我學生也瞞了！我說裡應外合，老元帥還哄我割雞焉用牛刀。」老爺道：「恕罪了！兵機貴密，不得不然。」王爺道：「怎麼敢說個『罪』字？才見得老元帥之高。」

老爺吩咐請番王來相見。相見之時，王爺待以賓禮，番王甚喜。王爺又吩咐他幾句，說道：「王國僻處西洋，不知夷夏之分。自古到今，有中國才有夷狄。夷狄事中國如子事父，天分然也。我們領了欽差，來此撫夷取寶，別無事端。你昨日差下一個甚麼總兵官，你既不能以禮自處，那總兵官語言恣肆，又不能以禮處人，故此我們元帥教道你這一番。還是我們元帥體恤你們，俾免塗炭之苦。你可知道麼？」番王道：「卑末知道，已經稟知元帥來，望乞寬容兩三日，修下書表，備辦禮物。再有二三，願以頸血洗元帥之刀，萬死無怨。」二位元帥俱各依允，厚待番王，放了四員番將，大宴一場，各自收兵歸營。坐猶未穩，只見軍政司跪下，稟說道：「離京日久，賞賜浩繁，目今庫藏裡面缺少了錢糧。」老爺道：「可支消得清白麼？」軍政司道：「監守自盜，律有明條，豈可支消敢不清白之理？」老爺道：「還餘下多少？」軍政司道：「昨日稽查，止剩下得一千二百多兩。」老爺道：「有上千還可作用。」王爺道：「我們多少船隻？多少軍馬？自古道：『軍馬未動，糧草先行。』這一千兩銀子，夠哪個食用？厚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沒有賞賜，叫哪個肯用力？這一千兩銀子，夠哪裡賞賜？」老爺道：「糧草還有哩！」王爺道：「前程還遠，萬一缺少，從何而來。」老爺初然還不覺得，聽見王爺說了這些利害，心上就吃了些慌，說道：「王老先生言之有理。只一件，在此窮途中，無所措辦，萬一有缺，怎麼前行？怎麼捱延歲月？不如轉南京罷。」王爺道：「我們離南京已經五載，即今轉去，也得週年。這一千兩銀子，可足週年之用麼？」侯公公道：「怪不得錢糧缺少，遭凡有些禮物，只做清官，毫釐不受。這如今卻也腿肚子裡轉筋了。」

老爺道：「既往不咎。只是為今之計，要個長處。」王爺道：「老公公不必焦心，學生有個挪移之法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挪移得？」王爺道：「天地生財，止有此數，不在官，則在民。普天下的銀子，也只在官、民兩處。何況我船上的銀子，這庫藏裡面的錢糧，不過是賞賜所用，卻不還在船上麼？」老爺道：「好去取回他的來？」王爺道：「怎麼取回他的？只是老公公這裡傳下一面轉牌，曉諭各船大小將校知悉，憑他肯多少的獻出多少來，俟歸朝之日，奏聞朝廷，見一還二，有□兩，還二□兩；有一百兩，還二百兩；有一千兩，還二千兩。這卻不是個挪移之法？」老爺道：「妙哉！妙哉！」即時寫下轉牌，傳示各船大小將士知悉。

傳到後營船上，唐狀元接著牌，對著黃鳳仙說道：「我們收拾起來，不知有多少銀子？」黃鳳仙道：「三五兩像是有了。」唐狀元道：「倒不如王明那狗頭，前番兩三日之間，得了三千多兩。」黃鳳仙道：「沒事講起銀子來，豈為國忘家之道？」唐狀元道：「不是我講銀子。只因元帥一曲轉牌，傳示各船大小將校，借辦錢糧。這如今凡有多少銀子，盡多少獻出去，等到回朝之日，奏聞朝廷，一兩還二兩。」黃鳳仙道：「有這話來？」唐狀元道：「現有轉牌在這裡。」黃鳳仙接過牌來，果真是牌上說道：

征西大元帥鄭為公務事：照得寶船，離京日久，賞賜浩繁，以致錢鈔匱乏。為此傳諭各船大小將校，凡一切前賞賜銀兩，除花費外，現在若干，據實轉呈帥府登簿，充辦軍用，凱旋之日，奏聞朝廷，見一還二。不願銀兩者，許計銀兩多寡，給官大小。轉移之術，公私兩利。各官務宜悉體，從實具呈，毋得隱瞞遺漏，亦不許因而別生事端，取罪不便。須至牌者。

看牌已畢，黃鳳仙道：「只要銀兩有何難哉？待我親自去見元帥，願送銀兩公用，不願取還。」唐狀元不知他的意思，說道：「夫人差矣！我和你有不過三五兩，虧上毫無補於用？」黃鳳仙也不說破，只說道：「一個三五兩，□個三五千，百個三五萬，積少成多，豈不為美！」唐狀元只說是真，同了黃鳳仙到中軍帳外。只見帳外豎著一面牌，牌上寫著：「借辦銀兩者，抱此牌進。」黃鳳仙即時抱牌而進。元帥道：「黃將軍借辦銀兩麼？」黃鳳仙道：「是小將因見元帥轉牌，知得軍中缺乏銀兩，故此特到帳前來輸納。」元帥知道輸納銀兩，不勝之喜，即時叫政司取過文簿來，把黃鳳仙的銀兩數目登簿。老爺道：「借辦官銀，是黃將軍破簿，也算一個頭功。」取過簿來，王爺道：「你是多少銀兩？拿過來對過，好登錄文簿。」

畢竟不知黃鳳仙果是多少銀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